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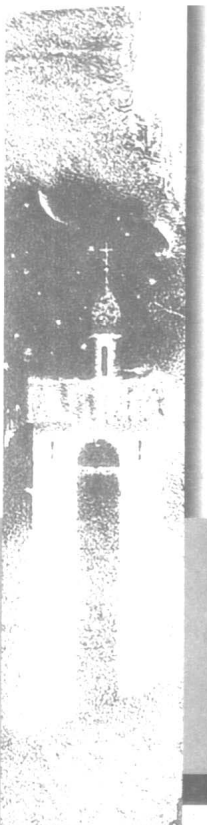


刘文飞 编

苏联文学反思

SULIAN WENXUE FANS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文飞 编

苏联文学反思

SULIAN WENXUE FANS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文学反思/刘文飞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7-5004-5225-X

I. 苏… II. 刘… III. 文学研究—苏联 IV.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733 号

责任编辑 梁 军 潘少平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王 华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传 真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43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苏联的解体，使得苏联文学也在世人惊愕的目光中迅速地遁入历史。对于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究竟作何评价，我国的俄语文学研究者在苏联解体之后即与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斯拉夫学者同时展开了思考。数年前，一群文友曾聚会黄山，以“苏联文学反思”为题展开讨论，并产生推出同题文集之想法，文章陆续完稿后，由于种种原因却搁置至今，作为彼讨论会召集人之一的编者，深感有愧。此次幸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暨学术委员会诸委员鼎力支持，又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潘少平博士等热情帮助，我们终可将当年关于苏联文学的思考汇报给大家了。

如今重温数年前的思考，其中的某些观点和材料也许已不再令我们感到新奇，但那些在面临苏联文学突然逝去的时刻所产生出的既冲动又理性、既兴奋又哀悼的复杂情感，却依然鲜活；而文友们通过对苏联文学中的“主题与变奏”的把握和梳理，将苏联文学的不同棱面凸显出来，则或许能让人们获得一个关于苏联文学的更为立体、更加多元的整体印象。

自苏联解体以来，关于苏联文学的各种争论在我国俄语文学研究界此起彼伏，引得圈内圈外人士不时递来一道又一道关注的

目光。“苏联文学”概念的由来和内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苏维埃经典作家”的创作，都曾先后成为焦点问题，而关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争论，更是数度爆发，延续多年。这些充满反思意识和求真精神的“对话和争论”，体现了中国俄语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活力。编者在征得各位作者首肯之后，特将其中一些争鸣文章收入本书第二辑。

所谓“反思”，即反而思之，反其道而思之，在另辟蹊径中深化思考；但是，我们也愿意将它理解为反复思之，就这层意义而言，我们关于苏联文学的“反思”，必然会是一个长久而又艰难的课题。

编者衷心感谢本文集的每一位作者，感谢汪介之、夏忠宪、董晓诸君特为本书撰写专稿，感谢第二辑中诸位作者慨然允诺编者使用其大作，感谢陈敬咏、张捷、童道明等前辈学者惠赐宝墨。

编 者

2005 年初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主题与变奏

全身心倾听革命

——苏联文学与革命	刘亚丁 (3)
-----------------	---------

宗教精神的艺术显现

——苏联文学与宗教	王志耕 (28)
-----------------	----------

良心的审判

——苏联文学与道德	吴嘉佑 (82)
-----------------	----------

苏联战争文学

——回顾与思考	陈敬咏 (145)
---------------	-----------

乡土罗斯的现代转型

——苏联文学乡土情结的文化考察	何云波 (197)
-----------------------	-----------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苏联文学中的两种精神	董 晓 (239)
--------------------	-----------

苏联文学与民族文化心态批判	汪介之 (257)
---------------------	-----------

苏联文学与俄罗斯传统	童道明 (284)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有机构成	刘文飞 (332)
“苏联文学”概念考	夏忠宪 (353)

对话与争论

重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任光宣 (367)
------------------------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	余一中 (377)
-------------------------	-----------

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

——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余一中 (395)
----------------------	-----------

保尔的命运和被亵渎的理想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 70 年祭	吴泽霖 (414)
----------------------------	-----------

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奠基人”?	汪介之 (431)
---------------	-----------

高尔基思想溯源	张建华 (446)
---------------	-----------

姓苏未必就姓马

——与张冠华先生商榷	刘亚丁 (457)
------------------	-----------

法捷耶夫的悲剧	张捷 (470)
---------------	----------

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	刘亚丁 何云波 (497)
-------------------	---------------

盖棺，仍难以定论

——近年来关于苏联文学的几家之言	蒯世芬 (508)
------------------------	-----------

主题与变奏

全身心倾听革命

——苏联文学与革命

刘亚丁

文学与革命，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题目，也是苏联文学同西欧文学最重要的分野。如果说西欧文学曾经给世界文坛奉献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那么 20 世纪俄国文学则将革命奉献给了世界。革命是一块文学的沃土，几乎所有的苏联作家、诗人和剧作家都在这里播种、耕耘，自然也享受收获的喜悦。革命是俄国人民塑造的缪斯，她激发了文学家的激情、灵感 and 智慧，令他们讴歌出多少感人肺腑的洪钟大吕般的诗篇，塑造出多少催人奋进的叱咤风云的英雄。革命也是历史这位严厉的老师出的一道难题，令一些特立独行的文学家反思自省，叩问天地，他们不畏杀身之祸，作振聋发聩之语，发惊世骇俗之言。事过境迁，我们不能不对文学与革命这个大问题作深刻的理性反思。我们讨论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十月革命前后至苏德战争之前，这是俄国文学表现革命最集中的时期。

一 “这是我的革命”

革命，作为一系列历史事件（1905 年革命，二月革命，伟

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面貌，改变了所有阶级的生活，也改变了作家诗人们的生活和创作。用托洛茨基的话说：“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一决定性的事实也侵入了文学。”^①有许多作家被革命的浪潮卷了进去，亲身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革命也就成了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表现对象。有些作家受到革命的感召和鼓舞，自觉成了革命的歌手。

诗人是时代最敏感的精灵，诗歌是历史大潮中先知先觉者的急就章，诗人也抢在其他艺术家前面将革命写进了自己的赞歌。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写革命的诗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在革命之前就成了以写诗为职业的“诗人”。一部分诗人选择革命，歌颂革命，这是他们的人生逻辑和艺术逻辑的自然重合。马雅可夫斯基早年失怙，艰辛的生活把他推向了革命；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所进行的未来派大胆实验，也以对传统艺术规范的革命性颠覆而惊世骇俗。在少年时期，他从姐姐带回的传单中读到了铿锵有力的口号，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诗，这就是革命，诗和革命就这样在他的头脑中结合起来了。在莫斯科他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数度被捕。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宣布，“这是我的革命。到斯莫尔尼宫去。”^②从此以后他果然全身心投入了革命和建设大潮中。瓦列里·勃留索夫尽管出身于富商家庭，但他们家族中有革命传统。其祖父是解放农奴，积攒财富后成了大商人。外祖父是在县城的小市民环境中自学成才的作家。其父母深受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尤其钟情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几度欲同家庭决裂。他们用 60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 页。

② 马雅可夫斯基：《我自己》，《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29 页。

年代的革命思想来教育勃留索夫，让他读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文章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作。勃留索夫成了俄国象征派的旗手，同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革命。他赞美革命，但认为革命的任务仅仅在于破坏，1905年他发表《致亲近的人》，既歌颂布尔什维克，又片面地认为她只是破坏力量。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他欢呼沙皇专制制度的覆灭。十月革命使他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他意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的巨大的意义。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的日子里，他积极主动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革命和建设，这在有成就的旧知识分子中是颇为突出的。他1920年入党，先后在人民教育委员部、出版局等政府部门任职。1920年他写了一首自传体诗《我成长于萧条时代》：“九十年代鱼贯而过，/我注视着俘虏跌倒尘埃，/血红的光中，/满眼是对马、沈阳和苦海。/〇五年轰隆隆走过，/为远方将遥远的自由召来，/紧跟残酷战争的大雷雨，十月将二月替代。/我也许无缘目睹，/远方耀眼的光彩，/可生活在地球上胜利的日子，/我感到无上幸福欢快。”表达了十月革命给诗人带来的精神振奋和快乐。对革命现实的高度颂赞成了勃留索夫创作的基本主题，如组诗《大火余辉》（1921）、《从过去到现在》（1922）、《我们的日子》（1924）等诗作。现在诗人对革命的认识比原来有很大升华，将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耀眼炫目的十月”被诗人看成是“几百年日历的顶点”。杰米扬·别德内依也自己选择了革命，在一个时期里，他甚至成了无产阶级文学最权威的代表。

勃洛克是那种从旧的圈子中走出来的诗人，他逐渐突破狭隘的个人世界、封闭的诗歌创作范围，从而面向社会，面向革命的过程，后来达到了“以全副身心倾听革命”的境界，放声歌颂革命。1904—1905年的革命对勃洛克的创作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1905年

6月他写信对E. 伊万诺夫说：“我们在期待着来自自我的旋风……渴望深入现实，感到火焰又将到来，不要等待生活，……旧的毁灭了。要是你知道俄罗斯农村的面貌就好了——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开始要送武器给我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代！多么伟大的时代！”^①在此期间，他写了长诗《她的到来》（未完成），抒情诗《从黑暗的棺材中站起来》、《大会》、《更美丽的灰色天空》和《饱食者》等，这些作品表明，他不但同情革命，而且能正确理解事件的本质。他兴高采烈地接受革命，将它看成是一种足以毁灭旧世界的自发的力量，对它作了浪漫主义的解释。勃洛克将兴奋地接受十月革命，将她看成是在“民主和解和友爱”的旗帜下的历史事件。^②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同“十年前就笼罩了”他的“思想和预感的余绪”联系在一起。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上提出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可否同布尔什维克共事？”作为惟一的填表回答的人，他的答案是：“可以，应该。”他在1918年1月写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他号召俄国的知识分子“以全副身心和整个意识去倾听革命”，他认为革命提出了改造一切的任务：“建设得焕然一新，把我们的虚假、肮脏、无聊、丑恶的生活建设成正直、纯洁、愉快、美好的生活。”^③我们应该注意，就在这个时候，他创作了划时代的长诗《十二个》。叶赛宁从他的俄罗斯的田园来到了革命的广场，但他从革命中指望的仍然是“农民的天堂”（《伊诺尼亚》，1918）。

无产阶级诗人则在十月革命前就唱出了革命的有力的音符。下一节我们将重点分析此问题。

高尔基显然是俄国革命最重要的歌手。尽管他在对革命的性

① 《勃洛克书信集》，第38—39页，转引自M. 阿列克谢耶夫等主编的《俄罗斯文学史》，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665页。

② 《勃洛克文集》，文学艺术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36年版，第8卷，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55、48页。

质、策略和方法等方面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等有不同见解，他写过揭露分析革命中出现的消极现象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但是他对革命的热切呼唤，对革命的真诚赞颂，对革命的危机的深重忧患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高尔基在革命家的影响下很早就参加了秘密革命工作，1901年他第三次遭到逮捕并流放，这一年他发表了充满政治寓意的《海燕之歌》，那暴风雨之前在海面上高高飞翔的海燕是革命者的象征，它骄傲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一切都是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的第二天，他写了一篇宣言号召推翻镇压人民的沙皇政府。他还为起义人员提供避难所，为革命四处筹款。他在剧本《仇敌》（1906）和小说《母亲》（1906）中表现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预示胜利必然属于革命的工人阶级。他是那种“永远的革命者”（下面将更详尽讨论这个问题）。

革命题材小说的创作者不同于歌颂革命的诗人。写革命的小说家，往往不是从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他们先是职业革命者然后转而写小说。除了阿·托尔斯泰、魏列萨耶夫等人而外，《攻克达伊尔》的作者马雷什金、《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恰巴耶夫》的作者富尔曼诺夫、《铁甲车 14—69》的作者符·伊万诺夫、《骑兵团》的作者巴别尔、《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草原》的作者肖洛霍夫和《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等都是革命者、红军将士或粮食征集队员。法捷耶夫曾说：“我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作家，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创作会成为革命的创作。”^① 法捷耶夫的自述可以说是这些作家的写照。先就从法捷耶夫说起吧。他的生身父母和继父都是职业革命家，在读书寄宿在姨母家时，他又受到两个

① 弗·博博雷金：《亚·法捷耶夫》，刘循一译，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表哥——布尔什维克英雄的影响，参加了学生中的进步活动。1918年夏，远东发生反革命暴动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成了抗击高尔察克军队的游击队的年轻的政治工作者。18岁担任团政委，19岁升任旅政委。从部队复员后，法捷耶夫考入了莫斯科矿业学院，他一面学习，一面在莫斯科某厂担任党委书记。就在这时候他开始了文学创作，1922年他写了中篇小说《泛滥》和短篇小说《逆流》。前一部作品描写布尔什维克伊万·涅列京领导贫农反富农、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后一部写一支被日本人追赶的游击队的悲剧事件，坚守与逃跑成了这篇作品的主题。这些为他创作《毁灭》这部不朽的作品打下了基础。富尔曼诺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与法捷耶夫非常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从军经历，伊万洛沃—沃兹涅先斯基工厂的讲习班教员身份，担任省委书记，尤其是恰巴耶夫师的政委，一次次角色转换，为他创作《恰巴耶夫》这部作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

绥拉菲莫维奇是在十月革命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也是在十月革命前走上革命道路的。在大学期间，他结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对他的勇敢和刚毅深为折服。后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果，惨遭杀害。绥拉菲莫维奇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传单为英雄叫好。为此他被流放遥远的北方。在那里他受到著名的工人革命家彼得·莫伊赛克的深刻影响。作家回忆说：“他给了我们大家，尤其是我以巨大的影响。他加深了我对阶级斗争的理性认识，使之不但深入意识，而且深入感情。”^①正是在流放地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在1905年革命中，绥拉菲莫维奇是普列森著名的十二月战斗的目击者，悲愤之余，他写了一组歌颂

① 绥拉菲莫维奇：《过去的时光》，莫斯科，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38年版，第536页。

工人革命斗争精神的短篇小说：《在普列森》、《街头的死难者》和《葬礼进行曲》。后一部中篇小说写出了极为悲壮感人的场面：工人在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面对持枪相向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唱起了挽歌，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几万人在行进着，唱着挽歌，可是从那阴沉沉的气氛和安葬的歌声里却庄严而强有力地出现明朗、年轻而又欢乐的生活。这生活在太阳光下闪耀着，流露在成千上万人的脸上，集聚在街道两旁的人们不停地、激动地欢迎着他们”。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的许多文学家或跋山涉水，或一马平川，殊途同归，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革命这个大写的字眼就成了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二 鼓动性和教育作用

鼓动性和教育感染作用是革命题材作品的最重要的特征。

以革命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事实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悲壮斗争中，文学确实是催人奋起的号角。列宁希望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进步文学家担负起了这沉重的历史使命。

以鼓动性为特征的俄国无产阶级诗歌很早就出现了。19世纪90年代，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出现了一系列革命诗歌：Г. 克尔日查诺夫斯基的《华沙歌》（1896）、Л. 拉金的《同志们勇敢地前进！》（1897）等等革命歌曲被人们广为传唱。列宁领导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同盟”，在某机关刊物《工人传单》上发表了大量传单式的诗歌，如《五一节》、《卡马林歌曲》、《你不止一次触犯法律》等。1901—1904年期间，政治鼓动的任务落在了无产阶级诗人的头上。斯大林在1901年底写成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它的近期任务》一文中认为：“街头的示威游行创造了街

头的鼓动，它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落后、胆小的部分。一个人只要一参加游行就能看到勇敢的战士，明白他们为什么而斗争，听到号召大家奋起斗争的自由的演说和鞭挞现在制度、揭示我们的社会创作的战斗歌曲。因此政权最害怕的就是上街示威游行。”^①诗人兼理论家波格丹诺夫（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后来他的名声不怎么好）对这类战斗歌曲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无产阶级诗歌“应满足下列要求：1）艺术真实性；2）对群众来说，浅显易懂；3）同沙皇作斗争所必需的政治鼓动性”。^②在频繁发生的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符合这些要求的诗歌作品。

在1905年的二月革命期间，在南方的一些城市的街头散发了很多印在传单上的诗《上街去》，诗中写道：

上街去，上街去！响应我们有力的号召
让人们立刻回应斗士的呼声；
让沉睡苦难深渊的兄弟们苏醒，
似隆隆春雷，敲响钟声。

上街去，上街去！哪怕敌人以
黑暗力量，短枪和刺刀对付我们——
对全民族的沙皇的反抗不会停息，
你不能用正直的血浇灭火焰，暴君！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20—21页。

② 波格丹诺夫：《诗歌和革命》，转引自M. 阿列克谢耶夫等主编的《俄罗斯文学史》，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743页。